

坐着雲起時

如立明著



坐看雲起時

發行人：吳佑之

作者：姚克明

編輯：林金雀

封面攝影：黃連豐

出版 印刷 美術編輯：品像設計

10656 (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三〇四巷五號四樓)

電話..02-27002073 傳真..02-27002083

訂閱單位：財團法人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

訂閱專線..02-27417659 傳真..02-27415013

<http://www.thrf.org.tw> E-mail:thrf@secd.net.tw

郵政劃撥帳號..19623875

帳戶：財團法人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

定價：三一〇元

初版一刷：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

初版二刷：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八月

ISBN..978-986-84329-0-1

如有裝訂破損缺頁，請洽訂閱單位更換新品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坐看雲起時 / 姚克明 著；

--初版--台北市：品像，民97.04

面： 公分

ISBN 978-986-84329-0-1(平裝)

855

97007350

看雲起時

如晉明著



目

錄

006

佑之序

012

不負少年頭

014

成功嶺上

022

赴美進修心得報告

036

上蔣經國院長書

044

風聲雨聲讀書聲

046

飲水思源——歡送王國裕院長晚宴致辭

050

從改變中將明天變得更好——就任台灣省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典禮致辭

053

我們的所徽——真善美誠熱愛

058

牽手走過七千三百多個日子——公共衛生期刊創刊二十週年紀念

065

窮則變，變則通——公共衛生自學教材函授訓練班之創辦

076

跟不上時代就必遭淘汰——基層保健電腦軟體發表會致辭

079

沒有任何人是不可取代的——所務會議中向省公研所同仁宣布退休

083

我們是台灣第一本公共衛生學術期刊——告別公共衛生期刊讀者、作者及

編審委員

085

我是一個非常「富有」的人——交卸台灣省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典禮致辭

唯有改變才有進步之可能——離所三百六十五天告同仁書

089

「克癌致勝」——書譯序

091

「人類的適應」——書譯序

094

雅美族與健康有關的生活方式及其特異的觀念與行為

116

從人口老化談老化教育——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專題演講稿

128

留住所愛、留住一夢相伴日月長

有如葵花向日——岡天二兒聯合結婚典禮致謝辭

130

白頭偕老終成真——岳父母鑽石婚頌

135

爸爸，你該含笑而去

139

媽媽，我們將再做妳的兒女

145

送別克文

150

從容自在、竹葉永青

156

我們多麼願意再被你罵一次——叔佩老師安息禮拜上的追思

166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168

唯有善良才覺其美——為同學林豐雄兒子大安婚禮致辭

171

愛使孝思長榮腦海——為同學陳富貴兒子景鴻婚禮致辭

174

允文允武謙謙君子——為戴東原先生自台大醫院榮退紀念集而寫

178

180

194

217

219

222

229

264

豈無佳色在、留待後人來——我所認識的許子秋先生
晏陽初與中國的社區發展運動——為省公研所同仁所作的演講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成立感言

從病例事件談醫學教育之改革——答源遠季刊高森永總編輯書
誠熱愛真善美——和信醫院演講稿

塵與土、雲和月——三十年在省公研所的點點滴滴
春去秋來幾十回——我與國防醫學院

278

282

跋

附錄——姚克明簡歷

佐之序

我和克明自民國五十五年相識迄今已逾四十年。自我們相識後到結婚前，幾乎一直是相隔兩地；當時長途電話費很貴，更沒有所謂的行動電話，所以我們之間魚雁往返是非常頻繁的；後來他出國唸書，信就寫得更多了；不是每日一封，也是隔日一封。讀他的信，看他的文章，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因為他的文字很樸實、很自然，很有趣，常能扣人心弦。早在我們婚前，我就曾建議他多寫文章，想將來為他出書。

婚後他自國外唸書回來之後，在他服務的機關，他辦了一份學術性的期刊，並且忙於翻譯一系列的專業書籍；那時他似乎天天都在寫文章、翻譯、出書似的。當時我們工作及生活都十分忙碌，許多浪漫的念頭只好束之高閣。但從六年前（民國九十一年）克明罹患癌症之後，我翻閱了過去他所寫的一些雜文舊稿，那些內容雖然已時過境遷，但是讀起來仍然興趣盎然，有些甚至讓我鼻酸淚下；於是我就一個字一個字、一篇一篇將之輸入電腦。我覺得文中很多觀念是值得與我們的親人及好友分享的，尤其是對於那些他殷切期盼及摯愛的年輕小朋友們，更有醍醐灌頂之效；於是我又重新興起了為他出書的念頭。

克明雖然有不少缺點，但是他也有許多吸引我的特質和堅持。這些固然可在他片片斷斷、點點滴滴的文章中看出一二，但是我想在此以一個妻子的觀點，來勾勒一下我所認識的他。

克明是個不太喜歡說話，尤其不喜歡說廢話的人。以前他衛生處的老同事曾戲稱：克明一年所說的話，他的小弟克武大概一天就說完了。平常看他總是聽別人說話的時候比較多，但是，在關鍵時刻，有必要的時候，他是會開開口的；簡簡單單一兩句話，常一針見血，直接了當。固然有時會讓人有點受不了，但有時也常讓人拍案叫絕。我公公生前曾說：「我這個兒子什麼都好，只是像個啞巴一樣」。不過，有趣的是，當他心情好的時候或是喝了一點酒，你會發現他有多麼的可愛；妙語如珠，充分流露他的詼諧、機智、親切、隨和、頑皮；平日那嚴肅冷酷的形象一掃而空。不僅他自己快樂，也帶給大家快樂；可惜的是，這種情況並不多。

凡是認識克明的人，大概都會肯定他是一個公正廉明的人。這可能是他雖然有那麼多不討喜的特質，但是他的長官、同僚及部屬大多仍能寬諒他的原因之一。他服務公職卅三年，追隨過不少長官，但是他應對的方式始終如一，那就是盡忠職守，直來直往；只要在他職責及能力範圍之內的事，他一定會全力以赴；有時甚至不眠不休，直至完成。三十多年來，我從未見他對任何長官逢迎阿諛過；他那見官高一級的書生之氣很可能是受我公公身教的影響。

他對部屬及學生，雖然視為家人一樣關愛，但是要求也很嚴苛。他可以容許犯錯，錯了會罵幾句，對外一切責任都由他承擔。但是，他不容許不認錯，錯了如果還想推諉、找藉口，那是他最不能容忍的。所以很多人都很畏懼他，不過事後反省一下，也沒話可說。因為，他要求別人的自己一定做到；而且他罵人總是對事不對人。被罵的人，即使口不服，但是心還是服的；因為他們知道他是無私的。我看得出來很多他的學生是尊敬他的，很多他的同僚是敬愛他的，很多他的老師、長官雖然有時會對他的桀驁不馴而搖頭，但是內心還是喜歡他的；因為他們知道他是忠心耿耿的。克明也是一個家庭觀念很重的人，平時雖然感情內斂，但是對於父母、手足、妻子、兒孫無不事事關心；他看到他們有病痛、有困難，恨不得去替他們承受這些苦難與重擔。我覺得他是一個好兒子、好兄弟、好丈夫、好父親、好爺爺、好部下、好長官、好老師、好朋友。

克明是一個念舊惜情的人。這從很多方面可以看出。他收藏舊日書信、日記、文稿、印石、字畫、郵票、唱片……等等。這些東西他都會分門別類，雖然看起來不太整齊，不過，你如果需要什麼資料，他通常都能很快的找出來。記得有一次，他師大時期的好朋友吳超亮自馬來西亞返國來看他，談及他們別後三十年來不知一共寫了多少信時，沒想到克明只花了幾分鐘，就把厚厚的一疊信找了出來；我當時看到的是吳超亮一副目瞪口呆不可置信的樣子。遇到他看得對眼的人，他也喜歡把它珍藏的東西拿出來獻獻寶；當他看到若有人真的愛不釋手時，他常會毫不吝嗇的割愛。他認為對於這些收藏之物，我們皆

只是過客而已，不應執著；如此方能不役於物。還有，他偶而發現好文章、好詞句，也喜歡抄錄下來，得暇時就以毛筆書寫寄給好朋友分享；一方面也賣弄一下他的毛筆字。

克明是個很容易動情的人。記得十多年前，他買了一本由中國大陸畫家出版的畫冊；其中有一幅油畫是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的背影，背後揹著一個一、兩歲大的小弟弟；衣裳襤褛、兩隻沒穿鞋的腳尖掂起來，拿著一串鑰匙，舉起右手試圖打開一扇老舊農舍的門；他看著看著，居然潸然淚下。每當從報紙或電視上看到有人受苦受難時，他常會衝動的想立刻捐一些錢來幫助那些可憐的人。有時發現一首好歌、一首好詩詞，他就會讚嘆不已。像這樣一個感性甚至有點濫情的人，有時卻又非常的理性，判斷力很正確，尤其有識人之明。他常說：「我只要看這個人幾眼、聽他說幾句話，聽聽他的聲調，對這個人的瞭解就八九不離十了」；不過，這多少是有點吹牛的。我也很喜歡他跟我一起上街買東西，我喜歡他的鑑賞力、喜歡他的乾脆俐落、眼明手快；萬一真的買錯了，他也就認了，從不後悔。

很多喜歡他的部屬、學生、甚至我們家人都認為克明是有點霸氣的；但是他卻認為他自己是很民主的。他想到的祇是要作對的事，而他認為有時候大多數的人是容易人云亦云的、盲從的。他不喜歡去討好同仁、討好學生、討好長官；他不喜歡凡事都搞少數服從多數。他很強勢，但他認為他的強勢絕不是獨裁；在他沒有作成決定之前，他體察不同的意見；但是，一旦他做了決定之後，他就不容許別人挑戰了；這就是他所謂的「民主」。



民國五十五年作者與妻子吳佑之攝於師大校門口。

認識克明的人必定瞭解他是一個非常重視時間觀念的人。他常說，守時是一種負責的表現、一種誠信的表現；守時也是對人的一種基本尊重。據他說，數十年來，無論是他主持的會，或是別人主持的會，他總會提早幾分鐘抵達會場；他教了三十年的書，從沒有一堂課遲到過；每當上課鐘聲一停，他就已站在講台上了；下課鐘聲一響，不管講到那裡，他也立刻煞車。二十多年前，我為了想看看他上課的情形，曾經有一次悄悄的坐在他的教室後面，聽過一堂他的課，所以這一點我可以作證。

民國五十九年我和克明結婚時，我們的婚禮是分秒不差準時開始的。民國九一年我們的兩個兒子聯合結婚典禮時，他正在化療期間，身體十分虛弱，但是他仍掌控一切；他事前一再叮嚀負責婚禮的總指揮，務必要準時開始，希望為導正當今社會不守時的風氣樹立一個榜樣；不料仍然忙中有亂，最後還是晚了將近十分鐘才開始；他氣得差點在婚禮上動怒開罵。這也是他一生中引以為憾的一件大事。

關於對克明的介紹就到此為止，讀者或許可自行從文中認識更多。我很高興終於能為他出這本書，讓我多年的夢想成真，也感謝克明的成全。同時，我也覺得這本書是送給我們兒孫最好的禮物，也算是留給他們的一份遺產。

民國九十七年一月於台北

口述
文字

不負少年頭





13
功山鎮上

民國五十一年七月一日，一大早就起來了，把肚子填飽了以後，檢查了一下所帶的東西；看看錶，時間還早，在房裡踱來踱去；奇怪，要離家前的一刻，心情卻莫名其妙起來。很想和弟妹們拉拉手，說聲再見；不過，看到他們都睡得那麼熟，就不忍吵醒他們了。走到爸媽的房間，媽媽問我東西都帶齊了沒有，接著又是千叮萬囑的；什麼帶暖和些啦！不要亂吃東西啦！菸不要再抽了啦！……爸爸則一再的要我把脾氣放好一點，嚴守紀律；看樣子，爸爸真怕他兒子會造反似的。爸媽一直送我到大門口，我說了聲再見，提著手提包，邁開步子就往前走了；巷子很長，我知道爸媽都還沒進去。

在車站，超亮、何哥哥、墨銳、秀英姐都來了；昨晚說好要他們不要來的，結果，還是來了。由於他們已畢業，即將返回舊居地；所以這幾天，我們從早到晚，吃在一起、玩在一起，我們珍惜著一分一秒，我們也數著時間過。今朝一別就不知什麼時候能再聚了。讀了三年大學，很慚愧，學到的東西太少了，所幸的是認識了一些坦誠、熱情、可敬、可愛的朋友；只是我們相處的時間太短了，「相見恨晚」就是我們彼此心情的寫照。在車站對面，我們又默默的吃了一頓「最後的早餐」；回到車站，我們又強

顏歡笑，瞎扯一翻；我們都不敢看錶，因為我們都知道時間是不留情的。八點半鐘，汽笛響了，車開了，和他們四個人匆匆握別，再見都沒說，就往車門擠；月台上亂成一團，最後，總算跳進了車廂；頭從車窗伸出去，他們四人還有那一大堆人潮，還有樂隊，都在迅速的往後退，愈來愈遠了，終於，火車轉彎了。

這次參加暑訓的共有二十多個大專院校的學生，車上熟人太多了，有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的同學；好多都是七八年、五六年沒有見過的，相見之下，大家就猛吹一把，我們好像又回到了小學時、中學時的日子了。隨車的護送人員說，這車上裝滿了國家的財寶；有道理，我慶幸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份子。

下午兩點多鐘，車到了台中；台中車站的歡迎場面可真夠得上「盛大」，有點像台北車站每年元旦歡迎國軍克難英雄的樣子。將星雲集，預訓部的司令也來了，樂隊不停的奏著，擴音器裡傳出了美麗溫柔的聲音：「親愛的同學們，你們辛苦了，我們熱誠的歡迎你們加入我們的陣營……」坐了五、六個小時逐站停靠的特別慢車，聽到這麼甜的聲音，心裏真的振奮了不少。只是不知「我們」是誰？是她嗎？從月台上走出去的時候，我聽到旁邊一個傢伙說：「看樣子，還不錯嘛！」，另一個說：「放心，這是甜頭。」